晉書/卷0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一 ◄

晉書
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傳

► 卷九十三

序

夫文以化成，惟聖之高義；行而不遠，前史之格言。是以溫洛禎圖，綠字元其丕業；苑山靈篆，金簡成其帝載。既而書契之道聿興，鐘石之文逾廣，移風俗于王化，崇孝敬于人倫，經緯乾坤，彌綸中外，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！

洎姬曆雲季，歌頌滋繁，荀宋之流，導源自遠，總金羈而齊驚，揚玉軑而並馳，言泉會於九流，交律詣於六變。自時已降，軌躅同趨，西都賈馬，耀靈蛇于掌握，東漢班張，發雕龍於綈槧，俱標稱首，咸推雄伯。逮乎當塗基命，文宗鬱起，三祖葉其高韻，七子分其麗則，《翰林》總其菁華，《典論》詳其澡絢，彬蔚之美，競爽當年。獨彼陳王，思風遒舉，備乎典奧，懸諸日月。

及金行纂極，文雅斯盛，張載擅銘山之美，陸機挺焚研之奇，潘夏連輝，頡頏名輩，並綜采繁縟，杼軸清英，窮廣內之青編，緝平臺之麗曲，嘉聲茂跡，陳諸別傳。至於吉甫、太沖，江右之才傑；曹毗、庾闡，中興之時秀。信乃金相玉潤，林薈川沖，埒美前修，垂裕來葉。今撰其鴻筆之彥，著之《文苑》云。

應貞

應貞，字吉甫，汝南南頓人，魏侍中璩之子也。自漢至魏，世以文章顯，軒冕相襲，為

郡盛族。貞善談論，以才學稱。夏侯玄有盛名，貞詣玄，玄甚重之。舉高第，頻曆顯位。武帝為撫軍大將軍，以為參軍。及踐阼，遷給事中。帝于華林園宴射，貞賦詩最美。其辭曰：

悠悠太上，人之厥初。皇極肇建，彝倫攸敷。五德更運，應錄受符。陶唐既謝，天曆在虞。于時上帝，乃顧惟眷。光我晉祚，應期納禪。位以龍飛，文以豹變。玄澤滂流，仁風潛扇。區內宅心，方隅回面。天垂其象，地耀其文。鳳鳴朝陽，龍翔景雲。嘉禾重穎，蓂莢載芬。率土咸寧，人胥悅欣。

恢恢皇度，穆穆聖容。言思其允，貌思其恭。在視斯明。在聽斯聰。登庸以德，明試以功。其恭惟何？昧旦丕顯。無義不經，無理不踐。行舍其華，言去其辯。遊心至虛，同規易簡。六府孔修，九有來踐。澤罔不被，化莫不加。聲教南暨，西漸流沙。幽人肆險，遠國忘遐；越常重譯，充牣皇家。峨峨列辟，赫赫武臣。內和五品，外威四賓。順時貢職，入覲天人。備言錫命，羽蓋硃輪。

貽宴好會，不常厥數。神心所授，不言而喻。于時肆射，弓矢斯具。發彼互的，有酒斯飫。文武之道，厥猷未墜。在昔先王，射御茲器。示武懼荒，過則有失。凡厥羣后，無懈於位。

初置太子中庶子官，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為之。後遷散騎常侍，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，未施行。泰始五年卒，文集行於世。

弟純。純子紹，永嘉中，至黃門郎，為東海王越所害。純弟秀，秀子詹，自有傳。

成公綏

成公綏，字子安，東郡白馬人也。幼而聰敏，博涉經傳。性寡欲，不營資產，家貧歲饑，常晏如也。少有俊才，詞賦甚麗，閑默自守，不求聞達。時有孝烏，每集其廬舍，綏謂有反哺之德，以為祥禽，乃作賦美之，文多不載。又以「賦者貴能分賦物理，敷演無方，天地之盛，可以致思矣。曆觀古人未之有賦，豈獨以至麗無文，難以辭贊；不然，何其闕哉？」遂為《天地賦》曰：

惟自然之初載兮，道虛無而玄清，太素紛以溷淆兮，始有物而混成，何元一之芒昧兮，

廓開闢而著形。爾乃清濁剖分，玄黃判離。太極既殊，是生兩儀，星辰煥列，日月重規，天動以尊，地靜以卑，昏明迭照，或盈或虧，陰陽協氣而代謝，寒暑隨時而推移。三才殊性，五行異位，千變萬化，繁育庶類，授之以形，稟之以氣。色表文采，聲有音律，覆載無方，流形品物。鼓以雷霆，潤以慶雲，八風翱翔，六氣氤氳。蚑行蠕動，方聚類分，鱗殊族別，羽毛異群，各含精而熔冶，咸受范于陶鈞，何滋育之罔極兮，偉造化之至神！

若天懸象成文，列宿有章，三辰燭耀，五緯重光，河漢委蛇而帶天，虹蜺偃蹇於昊蒼，望舒彌節於九道，羲和正轡于中黃，眾星回而環極，招搖運而指方，白獸峙據於參伐，青龍垂尾于心房，玄龜匿首於女虛，硃鳥奮翼于注張，帝皇正坐于紫宮，輔臣列位於文昌，垣屏駱驛而珠連，三台差池而雁翔，軒轅華布而曲列，攝提鼎峙而相望。若乃徵瑞表祥，災變呈異，交會薄蝕，抱暈帶珥，流逆犯曆，譴悟象事，蓬容著而妖害生，老人形而主受喜，天矢黃而國吉祥，彗孛發而世所忌。

爾乃旁觀四極，俯察地理，川瀆浩汗而分流，山嶽磊落而羅峙，滄海沆瀁而四周，懸圃隆崇而特起，昆吾嘉於南極，燭龍曜於北址，扶桑高於萬仞，尋木長於千里，昆侖鎮于陰隅，赤縣據於辰巳。於是八十一域，區分方別；風乖俗異，險斷阻絕，萬國羅布，九州並列。青冀白壤，荊衡塗泥，海岱赤埴，華梁青黎，兗帶河洛，揚有江淮。辯方正土，經略建邦，王圻九服，列國一同，連城比邑，深池高墉，康衢交路，四達五通。東至陽穀，西極泰濛，南暨丹砲，北盡空同。遐方外區，絕域殊鄰，人首蛇軀，烏翼龍身，衣毛被羽，或介或鱗，棲林浮水，若獸若人，居於大荒之外，處於巨海之濱。

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，宇宙結體而括囊，渾元運流而無窮，陰陽循度而率常，回動糾紛而乾乾，天道不息而自強。統群生而載育，人托命於所系，尊太一於上皇，奉萬神於五帝，故萬物之所宗，必敬天而事地。

若乃共工赫怒，天柱摧折，東南俄其既傾，西北豁而中裂，斷鰲足而續毀，煉玉石而補缺。豈斯事之有征，將言者之虛設？何陰陽之難測，偉二儀之奚闊！

坤厚德以載物，乾資始而至大，俯盡鑒於有形，仰蔽視于所蓋，遊萬物而極思，故一言於天外。

綏雅好音律，嘗當暑承風而嘯，泠然成曲，因為《嘯賦》曰：

逸羣公子，體奇好異，敖世忘榮，絕棄人事，希高慕古，長想遠思，將登箕山以抗節，浮滄海以遊志。於是延友生，集同好，精性命之至機，研道德之玄奧，潛流俗之未悟，獨超然而先覺，狹世路之厄僻，仰天衢而高蹈，邈跨俗而遺身，乃慷慨而長嘯。于時曜靈俄景，流光濛汜，逍遙攜手，躊躇步趾，發妙聲於丹脣，激哀音於皓齒，響抑揚而潛轉，氣沖鬱而熛起，協黃宮於清角，雜商羽於流征，飄浮雲於泰清，集長風於萬里。曲既終而響絕，餘遺玩而未已，良自然之至音，非絲竹之所擬。是故聲不假器，用不借物，近取諸身，役心御氣。動脣有曲，發口成音，觸類感物，因歌隨吟。大而不洿，細而不沈，清激切於竽笙，優潤和瑟琴，玄妙足以通神悟靈，精微足以窮幽測深，收激楚之哀荒，節北里之奢淫，濟洪災於炎旱，反亢陽于重陰。引唱萬變，曲用無方，和樂怡懌，悲傷摧藏。時幽散而將絕，中矯曆而慷慨，徐婉約而優遊，紛繁驁而激揚。情既思而能反，心雖哀而不傷。總八音之至和，固極樂而無荒。

若乃登高臺以臨遠，披文軒而騁望，喟仰抃而抗首，嘈長引而憀亮。或舒肆而自反，或徘徊而復放，或冉弱而柔撓，或澎濞而奔壯。橫鬱鳴而滔涸，洌繚眺而清昶。逸氣奮湧，繽紛交錯，烈烈飆揚，啾啾響作。奏胡馬之長思，回寒風乎北朔，又似鴻雁之將雛，群鳴號乎沙漠。故能因形創聲，隨事造曲，應物無窮，機發響速，怫鬱沖流，參譚雲屬，若離若合，將絕復續。飛廉鼓於幽隧，猛獸應于中谷；南箕動於穹蒼，清飆振于喬木；散滯積而播揚，蕩埃靄之溷濁，變陰陽於至和，移淫風之穢俗。

若乃遊崇岡，陵景山，臨岩側，望流川，坐磐石，漱清泉，藉皋蘭之猗靡，廕修竹之蟬蜎，乃吟詠而發歎，聲驛驛而響連，舒蓄思之悱憤，奮久結之纏綿，心滌蕩而無累，志離俗而飄然。

若夫假像金革，擬則陶匏，眾聲繁奏，若笳若簫；碰硠震隱，訇磕　　嘈。發徵則隆冬熙烝，騁羽則嚴霜夏凋，動商則秋霖春降，奏角則谷風鳴條。音均不恆，曲無定制，行而不流，止而不滯，隨口吻而發揚，假芳氣而遠逝，音要妙而流響，聲激曜而清厲。信自然之極麗，羌殊尤而絕世，越《韶》《夏》與《咸池》，何徒取異乎《鄭》《衛》！

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，王豹杜口而失色，虞公輟聲而止歌，寧子斂手而歎息，鐘期棄琴而改聽，尼父忘味而不食，百獸率儛而抃足，鳳皇來儀而拊翼。乃知長嘯之奇妙，此音聲之至極。

張華雅重綏，每見其文，歎伏以為絕倫，薦之太常，徵為博士。曆秘書郎，轉丞，遷中書郎。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，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。泰始九年卒，年四十三，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。

左思

左思，字太沖，齊國臨淄人也。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，因為氏焉。家世儒學。父雍，起小吏，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。思小學鐘、胡書及鼓琴，並不成。雍謂友人曰：「思所曉解，不及我少時。」思遂感激勤學，兼善陰陽之術。貌寢，口訥，而辭藻壯麗。不好交遊，惟以閒居為事。造《齊都賦》，一年乃成。復欲賦三都，會妹芬入宮，移家京師，乃詣著作郎張載，訪岷邛之事。遂構思十年，門庭籓溷，皆著筆紙，遇得一句，即便疏之。自以所見不博，求為秘書郎。及賦成，時人未之重。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，恐以人廢言，安定皇甫謐有高譽，思造而示之。謐稱善，為其賦序。張載為注《魏都》，劉逵注《吳》《蜀》而序之曰：「觀中古以來為賦者多矣，相如《子虛》擅名于前，班固《兩都》理勝其辭，張衡《二京》文過其意。至若此賦，擬議數家，傅辭會義，抑多精緻，非夫研核者不能練其旨，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。世咸貴遠而賤近，莫肯用心於明物。斯文吾有異焉，故聊以餘思為其引詁，亦猶胡廣之於《官箴》，蔡邕之於《典引》也。」陳留衛權又為思賦作《略解》，序曰：「余觀《三都》之賦，言不苟華，必經典要，品物殊類，稟之圖籍；辭義瑰瑋，良可貴也。有晉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，西州之逸士，耽籍樂道，高尚其事，覽斯文而慷慨，為之都序。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、中書郎濟南劉逵，並以經學洽博，才章美茂，咸皆悅玩，為之訓詁；其山川土域，草木鳥獸，奇怪珍異，僉皆研精所由，紛散其義矣。余嘉其文，不能默已，聊藉二子之遺忘，又為之《略解》，祗增煩重，覽者闕焉。」自是之後，盛重于時，文多不載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：「班張之流也。使讀之者盡而有餘，久而更新。」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，洛陽為之紙貴。初，陸機入洛，欲為此賦，聞思作之，撫掌而笑，與弟雲書曰：「此間有傖父，欲作《三都賦》，須其成，當以覆酒甕耳。」及思賦出，機絕歎伏，以為不能加也，遂輟筆焉。

秘書監賈謐請講《漢書》，謐誅，退居宜春裏，專意典籍。齊王冏命為記室督，辭疾，不就。及張方縱暴都邑，舉家適冀州。數歲，以疾終。

趙至

趙至，字景真，代郡人也。寓居洛陽。緱氏令初到官，至年十三，與母同觀。母曰：「汝先世本非微賤，世亂流離，遂為士伍耳。爾後能如此不？」至感母言，詣師受業。聞父耕叱牛聲，投書而泣。師怪問之，至曰：「我小未能榮養，使老父不免勤苦。」師甚異之。年十四，詣洛陽，遊太學，遇嵇康于學寫石經，徘徊視之，不能去，而請問姓名。康曰：「年少何以問邪？」曰：「觀君風器非常，所以問耳。」康異而告之。後乃亡到山陽，求康不得而還。又將遠學，母禁之，至遂陽狂，走三五里，輒追得之。年十六，遊鄴，復與康相遇，隨康還山陽，改名浚，字允元。康每曰：「卿頭小而銳，童子白黑分明，有白起之風矣。」及康卒，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，甚被優遇。嗣宗遷江夏相，隨到溳川，欲因入吳，而嗣宗卒，乃向遼西而占戶焉。

初，至與康兄子蕃友善，及將遠適，乃與蕃書敘離，並陳其志曰：

昔李叟入秦，及關而歎；梁生適越，登嶽長謠。夫以嘉遁之舉，猶懷戀恨，況乎不得已者哉！惟別之後，離群獨逝，背榮宴，辭倫好，經迴路，造沙漠。雞鳴戒旦，則飄爾晨征；日薄西山，則馬首靡托。尋曆曲阻，則沈思紆結；登高遠眺，則山川攸隔。或乃回風狂厲，白日寢光，徙倚交錯，陵隰相望，徘徊九皋之內，慷慨重阜之顛，進無所由，退無所據，涉澤求蹊，披榛覓路，嘯詠溝渠，良不可度。斯亦行路之艱難，然非吾心之所懼也。至若蘭芷傾頓，桂林移殖，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，每恐風波潛駭，危機密發，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。又北土之性，難以托根，投人夜光，鮮不按劍。今將殖橘柚于玄朔，蒔華藕于修陵，表龍章於裸壤，奏《韶》《武》於聾俗，固難以取貴矣。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，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。飄颻遠遊之士，托身無人之鄉，總轡遐路，則有前言之難；懸鞍陋宇，則有後慮之戒；朝霞啟暉，則身疲而遄征；太陽戢曜，則情劬而夕惕；肆目平隰，則寥廓而無睹；極聽修原，則掩寂而無聞。籲其悲矣！心傷瘁矣！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。

顧景中原，憤中雲踴，哀物悼世，激情風厲。龍嘯大野，獸睇六合，猛志紛紜，雄心四據。思躡雲梯，橫奮八極，披艱掃穢，蕩海夷嶽，蹴昆侖使西倒，蹋太山令東覆，平滌九區，恢維宇宙，斯吾之鄙願也。時不我與，垂翼遠逝，鋒距靡加，六翮摧屈，自非知命，孰能不憤悒者哉！吾子殖根芳苑，濯秀清流，晞葉華崖，飛藻雲肆，俯據潛龍之渚，仰蔭游鳳之林，榮曜眩其前，豔色餌其後，良疇交其左，聲名馳其右，翱翔倫黨之間，弄姿帷房之裏，從容顧眄，綽有餘裕，俯仰吟嘯，自以為得志矣，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！

去矣嵇生，遠離隔矣！煢煢飄寄，臨沙漠矣！悠悠三千，路難涉矣！攜手之期，邈無日矣！思心彌結，誰云釋矣！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。身雖胡越，意存斷金。各敬爾儀，敦履璞沈，繁華流蕩，君子弗欽。臨紙意結，知復何云。

至身長七尺四寸，論議精辯，有從橫才氣。遼西舉郡計吏，到洛，與父相遇。時母已亡，父欲令其宦立，弗之告，仍戒以不歸，至乃還遼西。幽州三辟部從事，斷九獄，見稱精審。太康中，以良吏赴洛，方知母亡。初，至自恥士伍，欲以宦學立名，期於榮養。既而其志不就，號憤慟哭，歐血而卒，時年三十七。

鄒湛

鄒湛，字潤甫，南陽新野人也。父軌，魏左將軍。湛少以才學知名，仕魏曆通事郎、太學博士。泰始初，轉尚書郎、廷尉平、征南從事中郎，深為羊祜所器重。入為太子中庶子。太康中，拜散騎常侍，出補渤海太守，轉太傅楊駿長史，遷侍中。駿誅，以僚佐免官。尋起為散騎常侍、國子祭酒，轉少府。元康末卒，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，為時所重。

初，湛嘗夢見一人，自稱甄舒仲，餘無所言，如此非一。久之，乃悟曰：「吾宅西有積土敗瓦，其中必有死人。甄舒仲者，予舍西土瓦中人也。」檢之，果然，厚加斂葬。葬畢，遂夢此人來謝。

子捷，字太應，亦有文才。永康中，為散騎侍郎。及趙王倫簒逆，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。倫誅，坐下廷尉，遇赦免。後為太傅參軍。永嘉末，卒。

棗據

棗據，字道彥，潁川長社人也。本姓棘，其先避仇改焉。父叔禕，魏鉅鹿太守。據美容貌，善文辭。弱冠，辟大將軍府，出為山陽令，有政績。遷尚書郎，轉右丞。賈充伐吳，請為從事中郎。軍還，徙黃門侍郎、冀州刺史、太子中庶子。太康中卒，時年五十餘。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，遇亂多亡失。

子腆，字玄方，亦以文章顯。永嘉中為襄城太守。弟嵩，字台產，才藝尤美，為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，為石勒所殺。

褚陶

褚陶，字季雅，吳郡錢塘人也。弱不好弄，少而聰慧，清淡閑默，以墳典自娛。年十三，作《鷗鳥》、《水碓》二賦，見者奇之。陶嘗謂所親曰：「聖賢備在黃卷中，舍此何求！」州郡辟，不就。吳平，召補尚書郎。張華見之，謂陸機曰：「君兄弟龍躍雲津，顧彥先鳳鳴朝陽，謂東南之寶已盡，不意復見褚生。」機曰：「公但未睹不鳴不躍者耳。」華曰：「故知延州之德不孤，川嶽之寶不匱矣。」遷九真太守，轉中尉。年五十五卒。

王沉

王沉，字彥伯，高平人也。少有俊才，出於寒素，不能隨俗沈浮，為時豪所抑。仕郡文學掾，鬱鬱不得志，乃作《釋時論》，其辭曰：

東野丈人觀時以居，隱耕汙腴之墟。有冰氏之子者，出自沍寒之谷，過而問塗。丈人曰：「子奚自？」曰：「自涸陰之鄉。」「奚適？」曰：「欲適煌煌之堂。」丈人曰：「入煌煌之堂者，必有赫赫之光。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，無得熱之方。」冰子瞿然曰：「胡為其然也？」丈人曰：「融融者皆趣熱之士，其得爐冶之門者，惟挾炭之子。苟非斯人，不如其已。」冰子曰：「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，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。前賢有解韋索而佩硃韍舍徒擔而乘丹轂。由此言之，何恤而無祿！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。」

丈人曰：「嗚呼！子聞得之若是，不知時之在彼。吾將釋子。夫道有安危，時有險易，才有所應，行有所適。英奇奮於從橫之世，賢智顯于霸王之初，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，值製作則展儒道以暢攄，是則袞龍出於緇褐，卿相起於匹夫，故有朝賤而夕貴，先卷而後舒。。當斯時也，豈計門資之高卑，論勢位之輕重乎！今則不然。上聖下明，時隆道寧，群後逸豫，宴安守平。百辟君子，奕世相生，公門有公，卿門有卿。指禿腐骨，不簡蚩儜。多士豐于貴族，爵命不出閨庭。四門穆穆，綺襦是盈，仍叔之子，皆為老成。賤有常辱，貴有常榮，肉食繼踵于華屋，疏飯襲跡於耨耕。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，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。至乃空囂者以泓嚪為雅量，瑣慧者以淺利為槍槍，脢胎者以無檢為弘曠，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。嘲哮者以粗發為高亮，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，痷婪者以博納為通濟，眠々者以難入為凝清，拉答者有沈重之譽，嗛閃者得清剿之聲，嗆哼怯畏于謙讓，闘茸勇敢於饕諍。斯皆寒素之死病，榮達之嘉名。凡茲流也，視其用心，察其所安，責人必急，於己恆寬。德無厚而自貴，位未高而自尊，眼罔向而遠視，鼻　　而刺天。

忌惡君子，悅媚小人，敖蔑道素，懾籲權門。心以利傾，智以勢惛，姻黨相扇，毀譽交紛。當局迷於所受，聽采惑于所聞。京邑翼翼，群士千億，奔集勢門，求官買職，童僕窺其車乘，闇寺相其服飾，親客陰參於靖室，疏賓徙倚於門側。時因接見，矜曆容色，心懷內荏，外詐剛直，譚道義謂之俗生，論政刑以為鄙極。高會曲宴，惟言遷除消息，官無大小，問是誰力。今以子孤寒，懷真抱素，志陵雲霄，偶景獨步，直順常道，關津難渡，欲騁韓盧，時無狡兔，眾塗圮塞，投足何錯！」

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：「富貴人之所欲，貧賤人之所惡。僕少長於孔顏之門，久處於清寒之路，不謂熱勢自共遮錮。敬承明誨，服我初素，彈琴詠典，以保年祚。伯成、延陵，高節可慕。丹轂滅族，呂霍哀吟，朝榮夕滅，旦飛暮沈。聃周道師，巢由德林。豐屋蔀家，《易》著明箴。人薄位尊，積罰難任，三郤屍晉，宋華咎深，投扃正幅，實獲我心。」

是時王政陵遲，官才失實，君子多退而窮處，遂終於里閭。

元康初，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，有才名，作《孤奮論》，與《釋時》意同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。

張翰

張翰，字季鷹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儼，吳大鴻臚。翰有清才，善屬文，而縱任不拘，時人號為「江東步兵。」會稽賀循赴命入洛，經吳閶門，於船中彈琴。翰初不相識，乃就循言譚，便大相欽悅。問循，知其入洛，翰曰：「吾亦有事北京。」便同載即去，而不告家人。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。冏時執權，翰謂同郡顧榮曰：「天下紛紛，禍難未已。夫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難。吾本山林間人，無望于時。子善以明防前，以智慮後。」榮執其手，愴然曰：「吾亦與子采南山蕨，飲三江水耳。」翰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曰：「人生貴得適志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！」遂命駕而歸。著《首丘賦》，文多不載。俄而冏敗，人皆謂之見機。然府以其輒去，除吏名。翰任心自適，不求當世。或謂之曰：「卿乃可縱適一時，獨不為身後名邪？」答曰：「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即時一杯酒。」時人貴其曠達。性至孝，遭母憂，哀毀過禮。年五十七卒。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。

庾闡

庾闡，字仲初，潁川鄢陵人也。祖輝，安北長史。父東，以勇力聞。武帝時，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，晉人莫敢與校。帝募勇士，惟東應選，遂撲殺之，名震殊俗。闡好學，九歲能屬文。少隨舅孫氏過江。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，在項城。永嘉末，為石勒所陷，闡母亦沒。闡不櫛沐，不婚宦，絕酒肉，垂二十年，鄉親稱之。州舉秀才，元帝為晉王，辟之，皆不行。後為太宰、西陽王羕掾，累遷尚書郎。蘇峻之難，闡出奔郗鑒，為司空參軍。峻平，以功賜爵吉陽縣男，拜彭城內史。鑒復請為從事中郎。尋召為散騎侍郎，領大著作。頃之，出補零陵太守，入湘川，吊賈誼。其辭曰：

中興二十三載，余忝守衡南，鼓栧三江，路次巴陵，望君山而過洞庭，涉湘川而觀汨水，臨賈生投書之川，慨以永懷矣。及造長沙，觀其遺象，喟然有感，乃吊之云：

偉哉蘭生而芳，玉產而潔，陽葩熙冰，寒松負雪，莫邪挺鍔，天驥汗血，苟云其雋，誰與比傑！是以高明倬茂，獨發奇秀，道率天真，不議世疚，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，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。飛榮洛汭，擢穎山東，質清浮磬，聲若孤桐，琅琅其璞，岩岩其峰，通道居正，而以天下為公，方駕逸步，不以曲路期通。是以張高弘悲，聲激柱落，清唱未和，而桑濮代作，雖有惠音，莫過《韶》《濩》；雖有騰鱗，終僕一壑。嗚呼！大庭既邈，玄風悠緬，皇道不以智隆，上德不以仁顯。三五親譽，其輒可仰而標；霸功雖逸，其塗可翼而闡，悲矣先生，何命之蹇！懷寶如玉，而生運之淺！

昔咎繇謨虞，呂尚歸昌，德協充符，乃應帝王。夷吾相桓，漢登蕭張；草廬三顧，臭若蘭芳。是以道隱則蠖屈，數感則鳳睹，若棲不擇木，翔非九五，雖曰玉折，雋才何補！夫心非死灰，智必存形，形托神用，故能全生。奈何蘭膏，揚芳漢庭，摧景飆風，獨喪厥明。悠悠太素，存亡一指，道來斯通，世往斯圮。吾哀其生，未見其死，敢不敬吊，寄之滐水。

後以疾，徵拜給事中，復領著作。吳國內史虞潭為太伯立碑，闡制其文。又作《揚都賦》，為世所重。年五十四卒，謚曰貞，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。

子肅之，亦有文藻著稱，歷給事中、相府記室、湘東太守。太元中卒。

曹毗

曹毗，字輔佐，譙國人也。高祖休，魏大司馬。父識，右軍將軍。毗少好文籍，善屬詞賦。郡察孝廉，除郎中，蔡謨舉為佐著作郎。父憂去職。服闋，遷句章令，徵拜太學博士。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，毗因以二篇詩嘲之，並續蘭香歌詩十篇，甚有文彩。又著《揚都賦》，亞於庾闡。累遷尚書郎、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、下邳太守。以名位不至，著《對儒》以自釋。其辭曰：

或問曹子曰：「夫寶以含珍為貴，士以藏器為峻，麟以絕跡標奇，松以負霜稱雋，是以蘭生幽澗，玉輝於仞。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，吳季忽萬乘以解印，虞公潛崇岩以頤神，梁生適南越以保慎，固能全真養和，夷跡洞潤，陵冬揚芳，披雪獨振也。

「今少子晞冥風，弱挺秀容，奇以幼齡，翰披孺童。吐辭則藻落楊班，抗心則志擬高鴻，味道則理貫莊肆，研妙則穎奪豪鋒。固以騰廣莫而萋萇，排素薄而青蔥者矣，何必以刑禮為己任，申韓為宏通！既登東觀，染史筆；又據太學，理儒功。曾無玄韻淡泊，逸氣虛洞，養采幽翳，晦明蒙籠。不追林棲之跡，不希抱鱗之龍，不營練真之術，不慕內聽之聰。而處泛位以核物，扇塵教以自濛，負鹽車以顯能，飾一己以求恭。退不居漆園之場，出不躡曾城之沖，遊不踐綽約之室，諶不希騄駬之蹤；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，覆簣之量而塞北川之洪，檢名實於俄頃之間，定得失乎一管之鋒。

「子若謂我果是邪？則是不必以合俗。子若云俗果非邪？則俗非不可以苟從。俗我紛以交爭，利害渾而彌重，何異執朽轡以禦逸駟，承勁風以握秋蓬，役恬性以充勞府，對群物以耦怨雙者乎？子不聞乎終軍之穎，賈生之才，拔奇山東，玉映漢台，可謂響播六合，聲駭嬰孩，而見毀絳灌之口，身離狼狽之災。由此言之，名為實賓，福萌禍胎，朝敷榮華，夕歸塵埃，未若澄虛心于玄圃，廕瑤林于蓬萊，絕世事而雋黃綺，鼓滄川而浪龍鯉者矣。蒙竊惑焉。」

主人煥耳而笑，欣然而言曰：「夫兩儀既辟，陰陽汗浩，五才迭用，化生紛擾，萬類云云，孰測其兆！故不登閬風，安以瞻殊目之形？不步景宿，何以觀恢廓之表？是以迷粗者循一往之智，狷介者守一方之矯，豈知火林之蔚炎柯，冰津之擢陽草！故大人達觀，任化昏曉，出不極勞，處不巢皓，在儒亦儒，在道亦道，運屈則紆其清暉，時申則散其龍藻，此蓋員動之用舍，非尋常之所寶也。

「今三明互照，二氣載宣，玄教夕凝，朗風晨鮮，道以才暢，化隨理全。故五典克明於百揆，虞音齊響於五弦，安期解褐于秀林，漁父擺鉤于長川。如斯則化無不融，道無不

延，風澄於俗，波清於川。方將舞黃虵于慶雲，招儀鳳於靈山，流玉醴乎華闥，秀硃草於庭前。何有違理之患，累真之嫌！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，明朝菌不可逾晦朔，蟪蛄無以觀大年，固非管翰之所述，聊敬對以終篇。」

累遷至光祿勳，卒。凡所著文筆十五卷，傳於世。

李充

李充，字弘度，江夏人。父矩，江州刺史。充少孤，其父墓中柏樹嘗為盜賊所斫，充手刃之，由是知名。善楷書，妙參鐘索，世咸重之。辟丞相王導掾，轉記室參軍。幼好刑名之學，深抑虛浮之士，嘗著《學箴》，稱：

《老子》云：「絕仁棄義，家復孝慈。」豈仁義之道絕，然後李慈乃生哉？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也。道德喪而仁義彰，仁義彰而名利作，禮教之弊，直在茲也。先王以道德之不行，故以仁義化之，行仁義之不篤，故以禮律檢之；檢之彌繁，而偽亦愈廣，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，塞爭欲之門。夫極靈智之妙、總會通之和者，莫尚乎聖人。革一代之弘制，垂千載之遺風，則非聖不立。然則聖人之在世，吐言則為訓辭，蒞事則為物軌，運通則與時隆，理喪則與世弊矣。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。物必有宗，事必有主，寄責于聖人而遺累乎陳跡也。故化之以絕聖棄智，鎮之以無名之樸。聖教救其末，老莊明其本，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。人之迷也，其日久矣！見形者眾，及道者鮮，不覿千仞之門而遂適物之跡，逐跡逾篤，離本逾遠，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，妙緒與淳風並絕，所以聖人長潛而跡未嘗滅矣。懼後進惑其如此，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，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，略言所懷，以補其闕。引道家之弘旨，會世教之適當，義之違本，言不流放，庶以祛困蒙之蔽，悟一往之惑乎！其辭曰：

芒芒太初，悠悠鴻荒，蚩蚩萬類，與道兼忘。聖跡未顯，賢名不彰，怡此鼓腹，率我倡狂。資生既廣，群塗思通，暗實師明，匪予求蒙，遺己濟物而天下為公。大庭唱基，義農宏贊，六位元時成，離暉大觀，澤洽雨濡，化流風散，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。爰暨中古，哲王胥承，質文代作，禮統迭興，事藉用以繁，化因阻而凝，動非性擾，靜豈神澄！名之攸彰，道之攸廢，乃損所隆，乃崇所替，刑作由於德衰，三辟興乎叔世，既敦既誘，乃矯乃厲。敦亦既備，矯亦既深，雕琢生文，抑揚成音，群能騁技，眾巧竭心，野無陸馬，山無散林。風罔不動，化罔不移，人之失德，反正作奇。乃放欲以越禮，不知希競之為病，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。狡兔陵岡，游魚遁川，至賾深妙，大象幽玄，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。政異征辭，拔本塞源，遁跡永日，尋響窮年，刻意

離性而失其自然。世有險夷，運有通圮，損益適時，升降惟理。道不可以一日廢，亦不可以一朝擬，禮不可以千載制，亦不可以當年止。非仁無以長物，非義無以齊恥，仁義固不可遠，去其害仁義者而已。力行猶懼不逮，希企邈以遠矣。室有善言，應在千里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。風人司箴，敬貽君子。

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，充以家貧，苦求外出，裒將許之為縣，試問之，充曰：「窮猿投林，豈暇擇木！」乃除縣令，遭母憂。服闋，為大著作郎。

于時典籍混亂，充刪除煩重，以類相從，分作四部，甚有條貫，秘閣以為永制。累遷中書侍郎，卒官。充注《尚書》及《周易旨》六篇、《釋莊論》上下二篇、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，行於世。

子顗，亦有文義，多所述作，郡舉孝廉。

充從兄式，以平隱著稱，善楷隸。中興初，仕至侍中。

袁宏

袁宏，字彥伯，侍中猷之孫也。父勖，臨汝令。宏有逸才，文章絕美，曾為詠史詩，是其風情所寄。少孤貧，以運租自業。謝尚時鎮牛渚，秋夜乘月，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。會宏在舫中諷詠，聲既清會，辭又藻拔，遂駐聽久之，遣問焉。答云：「是袁臨汝郎誦詩。」即其詠史之作也。尚傾率有勝致，即迎升舟，與之譚論，申旦不寐，自此名譽日茂。尚為安西將軍、豫州刺史，引宏參其軍事。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。溫重其文筆，專綜書記。後為《東征賦》，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，而獨不載桓彝。時伏滔先在溫府，又與宏善，苦諫之。宏笑而不答。溫知之甚忿，而憚宏一時文宗，不欲令人顯問。後游青山飲歸，命宏同載，眾為之懼。行數里，問宏云：「聞君作《東征賦》，多稱先賢，何故不及家君？」宏答曰：「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，既未遑啟，不敢顯之耳。」溫疑不實，乃曰：「君欲為何辭？」宏即答云：「風鑒散朗，或搜或引，身雖可亡，道不可隕，宣城之節，信義為允也。」溫泫然而止。宏賦又不及陶侃，侃子胡奴嘗于曲室抽刃問宏曰：「家君勳跡如此，君賦云何相忽？」宏窘急，答曰：「我已盛述尊公，何乃言無？」因曰：「精金百汰，在割能斷，功以濟時，職思靜亂，長沙之勳，為史所贊。」胡奴乃止。

後為《三國名臣頌》曰：

夫百姓不能自牧，故立君以治之；明君不能獨治，則為臣以佐之。然則三五迭隆，歷代承基，揖讓之與干戈，文德之與武功，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熙，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。雖遭罹不同，跡有優劣，至於體分冥固，道契不墜，風美所扇，訓革千載，其揆一也。故二八升而唐朝盛，伊呂用而湯武寧，三賢進而小白興，五臣顯而重耳霸。中古陵遲，斯道替矣。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，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，禦員者不以信誠率眾，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。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，世多亂而時不治，故蘧寧以之卷舒，柳下以之三黜，接輿以之行歌，魯連以之赴海。衰世之中，保持名節，君臣相體，若合符契，則燕昭、樂毅古之流矣。夫未遇伯樂，則千載無一驥；時值龍顏，則當年控三傑，漢之得賢，於斯為貴。高祖雖不以道勝禦物，群下得盡其忠；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，百姓不失其業。靜亂庇人，抑亦其次。夫時方顛沛，則顯不如隱；萬物思治，則默不如語。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，患遭時難；遭時匪難，遇君難。故有道無時，孟子所以咨嗟；有時無君，賈生所以垂泣。夫萬歲一期，有生之通塗；千載一遇，賢智之嘉會。遇之不能無欣，喪之何能無慨。古人之言，信有情哉！余以暇日常覽《國志》，考其君臣，比其行事，雖道謝先代，亦異世一時也。

文若懷獨見之照，而有救世之心，論時則人方塗炭，計能則莫出魏武，故委圖霸朝，豫謀世事。舉才不以標鑒，故人亡而後顯；籌畫不以要功，故事至而後定。雖亡身明順，識亦高矣。

董卓之亂，神器遷逼，公達慨然，志在致命。由斯而譚，故以大存名節。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，源流趣舍，抑亦文若之謂。所以存亡殊致，始終不同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，名教有寄乎！夫仁義不可不明，時宗舉其致；生理不可不全，故達識攝其契。相與弘道，豈不遠哉！

崔生高朗，折而不撓，所以策名魏武、執笏霸朝者，蓋以漢主當陽，魏後北面者哉！若乃一旦進璽，君臣易位，則崔生所以不與，魏氏所以不容。夫江湖所以濟舟，亦所以覆舟；仁義所以全身，亦所以亡身。然而先賢玉摧于前，來哲攘袂於後，豈天懷發中，而名教束物者乎！

孔明盤桓，俟時而動，遐想管樂，遠明風流，治國以禮，人無怨聲，刑罰不濫，沒有餘泣，雖古之遺愛，何以加茲！及其臨終顧托，受遺作相，劉後授之無疑心，武侯受之無

懼色，繼體納之無貳情，百姓信之無異辭，君臣之際，良可詠矣！

公瑾卓爾，逸志不群，總角料主，則素契于伯符；晚節曜奇，則三分於赤壁。惜其齡促，志未可量。

子布佐策，致延譽之美，輟哭止哀，有翼戴之功，神情所涉，豈徒謇諤而已哉！然杜門不用，登壇受譏。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，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，況沈跡溝壑，遇與不遇者乎！

夫詩頌之作，有自來矣。或以吟詠情性，或以紀德顯功，雖大指同歸，所托或乖。若夫出處有道，名體不滯，風軌德音，為世作範，不可廢也。復綴序所懷，以為之贊曰：

火德既微，運纏大過。洪飆扇海，二溟揚波。虺獸雖驚，風雲未和。潛魚擇川，高鳥候柯。赫赫三雄，並回乾軸。競收杞梓，爭采松竹。鳳不及棲，龍不暇伏。谷無幽蘭，嶺無停菊。

英英文若，靈鑒洞照。應變知微，頤奇賞要。日月在躬，隱之彌曜。文明暎心，贊之愈妙。滄海橫流，玉石俱碎。達人兼善，廢己存愛。謀解時紛，功濟宇內。始救生靈，終明風概。

公達潛朗，思同蓍蔡。運用無方，動攝群會。爰初發跡，遘此顛沛。神情玄定，處之彌泰。愔愔幕裏，算無不經。亹癖通韻，跡不暫停。雖懷尺璧，顧哂連城。智能極物，愚足全生。

郎中溫雅，器識純素。貞而不諒，通而能固。恂恂德心，汪汪軌度。志成弱冠，道敷歲暮。仁者必勇，德亦有言。雖遇履尾，神氣恬然。行不修飾，名節無愆。操不激切，素風愈鮮。

邈哉崔生，體正心直。天骨疏朗，牆岸高嶷。忠存軌跡，義形風色。思樹芳蘭，翦除荊棘。人惡其上，世不容哲。琅琅先生，雅杖名節。雖遇塵務，猶震霜雪。運極道消，碎此明月。

景山恢誕，韻與道合。形器不存，方寸海納。和而不同，通而不雜。遇醉忘辭，在醒貽

答。

長文通雅，義格終始。思戴元首，擬伊同恥。人未知德，懼若在己。嘉謀肆庭，讜言盈耳。玉生雖麗，光不逾把。德積雖微，道暎天下。

邈哉太初，宇量高雅。器范自然。標準無假。全身由直，跡洿必偽。處死匪難，理存則易。萬物波蕩，孰任其累！六合徒廣，容身靡寄。君親自然，匪由名教。愛敬既同，情禮兼到。

烈烈王生，知死不撓。求仁不遠，期在忠存。

玄伯剛簡，大存名體。志在高構，增堂及陛。端委獸門，正言彌啟。臨危致命，盡其心禮。

堂堂孔明，基宇宏邈。器同生靈，獨稟先覺。標榜風流，遠明管樂。初九龍盤，雅志彌確。百六道喪，干戈迭用。苟非命世，孰掃雰霧！宗子思甯，薄言解控。釋褐中林，郁為時棟。

士元弘長，雅性內融。崇善愛物，觀始知終。喪亂備矣。勝塗未隆。先生標之，振起清風。綢繆哲後，無妄惟時。夙夜匪懈，義在緝熙。三略既陳，霸業已基。

公琰殖根，不忘中正。豈曰模擬，實在雅性。亦既羈勒，負荷時命。推賢恭己，久而可敬。

公衡沖達，秉志淵塞。媚茲一人，臨難不惑。疇昔不造，假翮鄰國。進能徽音，退不失德。六合紛紜，人心將變。鳥擇高梧，臣須顧眄。

公瑾英達，朗心獨見。披草求君，定交一面。桓桓魏武，外托霸跡。志掩衡霍，恃戰忘敵。卓卓若人，曜奇赤壁。三光參分，宇宙暫隔。

子布擅名，遭世方擾。撫翼桑梓，息肩江表。王略威夷，吳魏同寶。遂贊宏謨，匡此霸道。桓王之薨，大業未純。把臂托孤，惟賢與親。轟哭止哀，臨難忘身。成此南面，實由老臣。才為世生，世亦須才。得而能任，貴在無猜。

昂昂子敬，拔跡草萊。荷簷吐奇，乃構雲臺。

子瑜都長，體性純懿。諫而不犯，正而不毅。將命公庭，退忘私位。豈無鶺鴒，固慎名器。

伯言謇謇，以道佐世。出能勤功，入亦獻替。謀寧社稷，妥紛挫銳。正以招疑，忠而獲戾。

元歎邈遠，神和形檢。如彼白珪，質無塵點。立行以恆，匡主以漸。清不增潔，濁不加染。

仲翔高亮，性不和物。好是不群，折而不屈。屢摧逆鱗，直道受黜。歎過孫陽，放同賈屈。

莘莘眾賢，千載一遇。整轡高衢，驤首天路。仰揖玄流，俯弘時務。名節殊塗，雅致同趣。日月麗天，瞻之不墜。仁義在躬，用之不匱。尚想遐風，載揖載味。後生擊節，懦夫增氣。

從桓溫北征，作《北征賦》，皆其文之高者。嘗與王珣、伏滔同在溫坐，溫令滔讀其《北征賦》，至「聞所傳于相傳，云獲麟於此野，誕靈物以瑞德，奚授體于虞者！疚尼父之洞泣，似實慟而非假。豈一性之足傷，乃致傷於天下」，其本至此便改韻。珣云：「此賦方傳千載，無容率耳。今於『天下』之後，移韻徙事，然於寫送之致，似為未盡。」滔云：「得益寫韻一句，或為小勝。」溫曰：「卿思益之。」宏應聲答曰：「感不絕于餘心，憩流風而獨寫。」珣誦味久之，謂滔曰：「當今文章之美，故當共推此生。」

性強正亮直，雖被溫禮遇，至於辯論，每不阿屈，故榮任不至。與伏滔同在溫府，府中呼為「袁伏」。宏心恥之，每歎曰：「公之厚恩未優國士，而與滔比肩，何辱之甚。」

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。後安為揚州刺史，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，乃祖道於冶亭。時賢皆集，安欲以卒迫試之，臨別執其手，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：「聊以贈行。」宏應聲答曰：「輒當奉揚仁風，慰彼黎庶。」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。

宏見漢時傅毅作《顯宗頌》，辭甚典雅，乃作頌九章，頌簡文之德，上之于孝武。

太元初，卒于東陽，時年四十九。撰《後漢紀》三十卷及《竹林名士傳》三卷、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，傳於世。

三子：長超子，次成子，次明子。明子有父風，最知名，官至臨賀太守。

伏滔

伏滔，字玄度，平昌安丘人也。有才學，少知名。州舉秀才，辟別駕，皆不就。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，深加禮接，每宴集之所，必命滔同遊。從溫伐袁真，至壽陽，以淮南屢叛，著論二篇，名曰《正淮》。其上篇曰：

淮南者，三代揚州之分也。當春秋時，吳、楚、陳、蔡之與地。戰國之末，楚全有之，而考烈王都焉。秦並天下，建立郡縣，是為九江。劉項之際，號曰東楚。爰自戰國至於晉之中興，六百有餘年，保淮南者九姓，稱兵者十一人，皆亡不旋踵，禍溢於世，而終莫戒焉。其天時歟，地勢歟，人事歟？何喪亂之若是也！試商較而論之。

夫懸象著明，而休征表於列宿；山河衿帶，而地險彰於丘陵；治亂推移，而興亡見於人事。由此而觀，則兼也必矣。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，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，近則火星晨見而王淩首謀，長彗宵暎而毋丘襲亂。斯則表乎天時也。彼壽陽者，南引荊汝之利，東連三吳之富；北接梁宋，平塗不過七日；西援陳許，水陸不出千里；外有江湖之阻，內保淮肥之固。龍泉之陂，良疇萬頃，舒六之貢，利盡蠻越，金石皮革之具萃焉，苞木箭竹之族生焉，山湖藪澤之隈，水旱之所不害，土產草滋之實，荒年之所取給。此則系乎地利乎也。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，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，豪右並兼之門，十室而七；藏甲挾劍之家，比屋而發。然而仁義之化不漸，刑法之令不及，所以屢多亡國也。

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，外迫強秦之威，內遘陽申之禍，逃死劫殺，三世而滅。黥布以三雄之選，功成垓下，淮陰既囚，梁越受戮，嫌結震主之威，慮生同體之禍，遂謀圖全之計，庶幾後亡之福，眾潰于一戰，身脂於漢斧。劉長支庶，奄王大國，承喪亂之餘，禦新化之俗，無德而寵，欲極禍發。王安內懷先父之憾，外眩奸臣之說，招引賓客，沈溺數術，藉二世之資，恃戈甲之盛，屈強江淮之上，西向而圖宗國，言未絕口，身嗣俱滅。李憲因亡新之余，袁術當衰漢之末，負力幸亂，遂生僭逆之計，建號九江，稱制

下邑，狼狽奔亡，傾城受戮。及至彥雲、仲恭、公休之徒，或憑宿名，或怙前功，握兵淮楚，力制東夏，屬當多難之世，仍值廢興之會，謀非所議，相系禍敗。祖約助逆，身亡家族。彼十亂者，成乎人事者也。然則侵弱昏迷，以至絕滅，亡楚當之。恃強畏逼，遂謀叛亂，黥布有焉。二王遘逆，寵之之過也。公路僭偽，乘釁之盜也。二將以圖功首難，士少以驕矜樂禍。本其所因，考其成跡，皆寵盛禍淫，福過災生，而制之不漸，積之有由也。

其下篇曰：

昔高祖之誅黥布也，撮三策之要，馳赦過之書，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，然猶決戰陳都，暴屍橫野，僅乃克之，害亦深矣！長安之謀，雖兵未交于山東，禍未遍於天下，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，亦已眾矣。光武連兵于肥舒，魏祖馳馬於蘄苦，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。夫王淩面縛，得之于砀石；仲恭接刃，成之於後覺也。而高祖以之宵征，世宗以之發疾，豈不勤哉！文皇挾萬乘之威，杖伊周之權，內舉京畿之眾，外征四海之銳，雲合雨集，推鋒以臨淮浦，而誕欽晏然，方嬰城自固，憑軾以觀王師。於是築長圍，起棼櫓，高壁連塹，負戈擊柝以守之。自夏及春，而後始知亡焉。然則屠城之禍，其可極言乎？約之出奔，淮左為墟，悲夫！

信哉魯哀之言，夫生乎深宮，長於膏粱，憂懼不切於身，榮辱不交於前，則其仁義之本淺矣。奉以南面之尊，藉以列城之富，宅以制險之居，養以眾強之盛，而無德以臨之，無制以節之，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。夫以昏主禦奸臣，利甲資堅城，偽令行于封內，邪惠結于人心，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，猾詐錮咎之群各馳於前，見利如歸，安在其不為亂乎！況乘舊寵，挾前功，畏逼懼亡，以謀圖身之舉者，望其俯首就羈，不亦迂哉！《易》稱「履霜堅冰，馴致之道，」蓋言漸也。嗚呼！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！

昔先生之宰天下也，選於有德，訪之三吏，正其分位元，明其等級，畫之封疆，宣之政令，上下有序，無僭差之嫌，四人安業，無並兼之國。三載考陟，功罪不得逃其跡，九伐時修，刑賞無所謬其實。令之有漸，軌之有度，寵之有節，權不外授，威不下黷，所以杜其萌際，重其名器，深根固本，傳之百世。雖時有盛衰，弱者無所懼其亡；道有興廢，強者不得資其弊。夫如是，將使天下從風，穆然軌道，慶自一人，惠流萬國，安有向時之患哉！

壽陽平，以功封聞喜縣侯，除永世令。溫薨，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，領華容令。太元中，拜著作郎，專掌國史，領本州大中正。孝武帝嘗會於西堂，滔豫坐，還，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：「百人高會，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，此故未易得。為人作父如此，定何如也？」遷遊擊將軍，著作如故。卒官。

子系之，亦有文才，歷黃門郎、侍中、尚書、光祿大夫。

羅含

羅含，字君章，桂陽耒陽人也。曾祖彥，臨海太守。父綏，滎陽太守。含幼孤，為叔母硃氏所養。少有志尚，嘗晝臥，夢一鳥文彩異常，飛入口中，因驚起說之。硃氏曰：「鳥有文彩，汝後必有文章。」自此後藻思日新。弱冠，州三辟，不就。含父嘗宰新淦，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，引含為主簿，含傲然不顧，羨招致不已，辭不獲而就焉。及羨去職，含送之到縣。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，咸致賂遺，含難違而受之。及歸，悉封置而去。由是遠近推服焉。後為郡功曹，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。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，乃稱曰：「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。」尋轉州主簿。後桓溫臨州，又補征西參軍。溫嘗使含詣尚，有所檢劾。含至，不問郡事，與尚累日酣飲而還。溫問所劾事，含曰：「公謂尚何如人？」溫曰：「勝我也。」含曰：「豈有勝公而行非邪！故一無所問。」溫奇其意而不責焉。轉州別駕。以廨舍喧擾，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，伐木為材，織葦為席而居，布衣蔬食，晏如也。溫嘗與僚屬宴會，含後至。溫問眾坐曰：「此何如人？」或曰：「可謂荊楚之材。」溫曰：「此自江左之秀，豈惟荊楚而已。」徵為尚書郎。溫雅重其才，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。俄遷宜都太守。及溫封南郡公，引為郎中令。尋征正員郎，累遷散騎常侍、侍中，仍轉廷尉、長沙相。年老致仕，加中散大夫，門施行馬。初，含在官舍，有一白雀棲集堂宇，及致仕還家，階庭忽蘭菊叢生，以為德行之感焉。年七十七卒，所著文章行於世。

顧愷之

顧愷之，字長康，晉陵無錫人也。父悅之，尚書左丞。愷之博學有才氣，嘗為《箏賦》成，謂人曰：「吾賦之比嵇康琴，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，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。」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，甚見親昵。溫薨後，愷之拜溫墓，賦詩云：「山崩溟海竭，魚鳥將何依！」或問之曰：「卿憑重桓公乃爾，哭狀其可見乎？」答曰：「聲如震雷破山，淚如傾河注海。」愷之好諧謔，人多愛狎之。後為殷仲堪參軍，亦深被眷接。仲堪在荊州，

愷之嘗因假還，仲堪特以布帆借之，至破塚，遭風大敗。愷之與仲堪箋曰：「地名破塚，真破塚而出。行人安穩，布帆無恙。」還至荊州，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。愷之云：「千岩競秀，萬壑爭流。草木蒙籠，若雲興霞蔚。」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，共作了語。愷之先曰：「火燒平原無遺燎。」玄曰：「白布纏根樹旐旐。」仲堪曰：「投魚深泉放飛鳥。」復作危語。玄曰：「矛頭淅米劍頭炊。」仲堪曰：「百歲老翁攀枯枝。」有一參軍云：「盲人騎瞎馬臨深池。」仲堪眇目，驚曰：「此太逼人！」因罷。愷之每食甘蔗，恆自尾至本。人或怪之，云：「漸入佳境。」

尤善丹青，圖寫特妙，謝安深重之，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。愷之每畫人成，或數年不點目精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四體妍蚩，本無闕少於妙處，傳神寫照，正在阿堵中。」嘗悅一鄰女，挑之弗從，乃圖其形於壁，以棘針釘其心，女遂患心痛。愷之因致其情，女從之，遂密去針而愈。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，因為之圖，恆云：「手揮五弦易，目送歸鴻難。」每寫起人形，妙絕于時。嘗圖裴楷象，頰上加三毛，觀者覺神明殊勝。又為謝鯤象，在石岩裏，云：「此子宜置丘壑中。」欲圖殷仲堪，仲堪有目病，固辭。愷之曰：「明府正為眼耳，若明點瞳子，飛白拂上，使如輕雲之蔽月，豈不美乎！」仲堪乃從之。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，寄桓玄，皆其深所珍惜者。玄乃發其廚後，竊取畫，而緘閉如舊以還之，紿云未開。愷之見封題如初，但失其畫，直云妙畫通靈，變化而去，亦猶人之登仙，了無怪色。

愷之矜伐過實，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。又為吟詠，自謂得先賢風制。或請其作洛生詠，答曰：「何至作老婢聲！」義熙初，為散騎常侍，與謝瞻連省，夜於月下長詠，瞻每遙贊之，愷之彌自力忘倦。瞻將眠，令人代己，愷之不覺有異，遂申旦而止。尤信小術，以為求之必得。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：「此蟬所翳葉也，取以自蔽，人不見己。」愷之喜，引葉自蔽，玄就溺焉，愷之信其不見己也，甚以珍之。

初，愷之在桓溫府，常云：「愷之體中癡黠各半，合而論之，正得平耳。」故俗傳愷之有三絕：才絕，畫絕，癡絕。年六十二，卒於官，所著文集及《啟矇記》行於世。

郭澄之

郭澄之，字仲靜，太原陽曲人也。少有才思，機敏兼人。調補尚書郎，出為南康相。值盧循作逆，流離僅得還都。劉裕引為相國參軍。從裕北伐，既克長安，裕意更欲西伐，集僚屬議之，多不同。次問澄之，澄之不答，西向誦王粲詩曰：「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

長安。」裕便意定，謂澄之曰：「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。」因還。

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，封南豐侯，卒於官，所著文集行於世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夫賞好生於情，剛柔本於性，情之所適，發乎詠歌，而感召無象，風律殊制。至於應貞宴射之文，極形言之美，華林群藻罕或疇之。子安幼標明敏，少蓄清思，懷天地之寥廓，賦辭人之所遺，特構新情，豈常均之所企！太沖含豪曆載，以賦《三都》，士安見而稱善，平原睹而韜翰，匪惟高步當年，故以騰華終古。鄒湛之持論，棗據之緣情，實南陽之人傑，蓋潁川之時秀。季雅摛屬遒邁，夙備成德，稱為泉岱之珍，固其然矣。彥伯未能混跡光塵，而屈乎卑位，《釋時》宏論，亦足見其志耳。季鷹縱誕一時，不邀名爵，《黃花》之什，浚發神府。仲初之文，風流可尚，擢秀士林，《揚都》之美，尤重時彥。曹毗沈研秘笈，踠足下僚，綺靡降神之歌，朗暢《對儒》之論。李充之《學箴》，信清壯也。袁宏《東征》、《名臣》之作，抑潘陸之亞。玄度學藝優贍，筆削擅奇，降帝問於西堂，故其榮觀也。君章耀湘中之寶，挺荊楚之材，夢鳥發乎精誠，豈獨日者之蛟鳳！長康矜能過實，譚諧取容，而才多逸氣，故有三絕之目。仲靜機思通敏，延譽清流，德輿西伐之計，取定於微指者矣。

贊曰：爻彖垂法，宮徵流音。美哉群彥，揚蕤翰林。俱諧振玉，各擅鏘金。子安、太沖，遒文綺爛。袁、庾、充、愷，縟藻霞煥。架彼辭人，共超清貫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